

737789

献给 乌多莫的 花环

〔南非〕

彼得·亚伯拉罕著

李永彩 紫岫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737789

034-88

1025/3

献给乌多莫的花环

(南非)

彼得·亚伯拉罕著

李永彩 紫岫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

Peter Abrahams

A WREATH FOR UDOMO

本书根据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London 版译出

献给乌多莫的花环

〔南非〕彼得·亚伯拉罕著

李永彩 紫岫 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42,000 印张：12.375 印数：1——15,100

统一书号：10109·1735 定价：1.15元



彼得·亚伯拉罕

EAH-154108

人们认为胜利是伟大的
么？

诚然如此。但在我看来，
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
败也是伟大的，
而且死和绝望也是伟大
的。

——华尔特·惠特曼^①

^① 华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杰出的诗人，著有《草叶集》，此处引文见《给一个遭到挫败的欧洲革命者》

目 录

代译序	(1)
主要人物表	(12)
第一部 梦想	(13)
第二部 现实	(99)
洛伊丝	(99)
乌多莫	(152)
穆罕迪—兰伍德—麦比	(227)
塞利娜—阿代布霍伊	(370)

亚伯拉罕和 《献给乌多莫的花环》

——代译序

《献给乌多莫的花环》是一首民族独立运动的挽歌吗？

不！它是一曲民族独立运动的颂歌。

虽然调子有时显得低沉些，结局悲惨些，但它正是作者本人作为有色人、身受目睹人生的痛苦的艺术再现。唯其如此，也才更能使人正视种族主义桎梏下鲜血淋淋的现实，才更能激励后来人朝着理想、光明、自由勇猛地奋进。所以，那略带惆怅的笔触，那一丝淡淡的悲哀，非但没有令人灰心沮丧，反而使人振奋，给人洒下了希望的阳光。那令人叹惋的煞尾：民族主义灵魂乌多莫的惨死——他“象天鹅一样歌尽而亡”，非但没有宣告斗争的结束，反而预告了“在那里，也许种子已经散播”，“不要奴隶的国度属于我”（拜伦：《唐·璜》），给人绘制出一帧暖色调的画面，因为“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而且死和绝望也是伟大的”。

*

*

*

作者彼得·亚伯拉罕是南非有色人作家。他才华出众，与有色人评论家艾捷凯尔·穆发赫里尼并称“南非文坛的两

颗巨星”。一九一九年，亚伯拉罕在约翰内斯堡的弗莱岱道普黑人居住区诞生了。家境清贫的他，弱冠时代，学业飘零，只念到初中就再也无力求学，开始独立谋生。早年做过各种杂役。从一九三九年起，他在轮船上充当过两年火伙，尔后开始了文学生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离乡背井，浪迹英伦，为伦敦《观察家》杂志、巴黎《民友报》和英国广播公司撰写文章。一九五七年起，他定居牙买加，曾任牙买加电台时事评论员。同时为《假日》杂志写评论文章。

在创作上，他早熟而又多产。二十岁前，开始试笔，写下三百余篇短篇，但多有散佚，后结集题为《黑暗的圣经》（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他的两个长篇《城市之歌》和《矿工》问世。早期作品以其善于摹写现实以及行文的清新流畅，而蜚声英语文坛。后者是他的成名作，与五年以后发表的《霹雳前程》均以饱蘸同情的笔触反映南非黑人的不幸遭遇，针砭、揭露种族主义的种种弊端和罪恶。这不仅为作家定下了创作倾向的基调，而且也为他的艺术手法开创了风格。其后，作家的新作不断问世。一九四九年出版的《野蛮的征服》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描写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南非爆发的“祖鲁战争”。《诉说自由》（一九五〇年）是作者的自传体小说。《献给乌多莫的花环》（一九五三年）中提出了当代重大的题材：民族独立。《夜沉沉》（一九七一年）反映了南非民族解放斗争。此外，还有刻画加勒比海岛国政治风云变幻的长篇小说《现在这个岛》，以及报告文学集《重返高里》（一九五一年）和《牙买加风情画》（一九五六年）。

在作家迄今刊行的十一部作品中，除后三部，其余七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或取材于历史，或捕捉当前社会现实，都贯穿着一个主旋律，那就是以诚挚的、刻骨铭心的爱反映黑人和有色人种在南非所受的凌辱与践踏；用炽烈的、满腔义愤的憎鞭答白人种族主义者所施的野蛮和残暴。努力表现前者执着的追求和困惑的抗争；无情揭露后者死硬的倒行与悖谬的逆施。这是对种族压迫有切肤之痛的亚伯拉罕为其同胞探求通向自由之路的纪实。他的作品提供了南非二三百年来历史的风情画貌，是非洲大陆和南非人民反奴役、争自由的历史教科书。如果说《矿工》是黑人不幸生活的一幅速写，《霹雳前程》是反对种族主义的一声号角，那么，《献给乌多莫的花环》就是声讨种族主义的一纸檄文，而《夜沉沉》则是反映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了。从《矿工》到《夜沉沉》可以窥见作者政治视野的日渐开扩，创作思想的不断深化，创作风格的渐趋成熟。

种族隔离，种族压迫，人类历史机体上的癌瘤！你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无数健康的细胞——黑人和有色人，在你分泌的毒汁中挣扎、萎缩，甚至死亡。但是，他们毕竟要生存，要发展，他们终于起来反抗了。而这就是近现代世界文学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主题。南非的文学，在当代也只能是消灭癌瘤的一种抗争文学。《献给乌多莫的花环》正是一部这样的抗争文学作品。它读来震人心弦，情节却也并不十分复杂。

乌多莫是泛非国留英学生。他和他的同胞兰伍德、阿代

布霍伊、麦比以及普鲁拉里亚的穆罕迪一起住在伦敦。由于受到了教育，他们从白人种族主义奴役的恶梦中觉醒了，认识到祖国人民的悲惨处境，立志救民于水火，摆脱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束缚。于是，他们满腔热血，陆续回国，投入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不幸的是，在取得了政权之后，他们对祖国前途的看法逐渐暴露出分歧。乌多莫宏图大略，理想更加远大。他不以民族独立为满足，立志消灭贫困，摆脱因循守旧的传统，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富强国家，然而，这却遭到了盲目排外的守旧者塞利娜的掣肘。在这场分歧中，阿代布霍伊倒向了乌多莫的对立面。最后，乌多莫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惨遭杀害。这是小说的主线，中间穿插了乌多莫在伦敦时，与英国女教师洛伊丝的绝非英雄美人式的悲欢离合。特别是穿插了普鲁拉里亚民族主义领袖穆罕迪的悲剧。他起初领导过革命，失败后改而进入地下活动，最后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毒手。这样使得小说的节奏，一张一弛，张弛得休。

《献给乌多莫的花环》分《梦想》与《现实》两部。亚伯拉罕描绘了这群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由梦想到实现理想而最后失败的苦难历程。

乌多莫是作者刻意精雕细琢的主人公。他是民族主义的领袖。他由仅仅反对白人种族主义，到认识到他的国家需要富强，需要消灭愚昧，消灭一切违反自然的礼法和习俗，表现了一个民族主义战士的成长过程。因而，他的梦想、他的追求、他的目标在这里得到了升华。

当乌多莫还处于朦胧的反对种族主义阶段时，他“只认识到其中的一个（敌人）：白人。”及至他们取得了政权，他身为总理时，才预感到驱除白人统治，还远远不能使他的国家富强起来，还必须向纵深前进，朝贫困和落后开火。他说：

“你听着，塞利娜。我告诉你我追求什么。我们国家有三个敌人，或者不如说以前有三个敌人。……首先是白人，其次是贫困，最后是守旧。”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同塞利娜发生了分歧。实际上，这种分歧，在刚刚取得政权时就已经存在。正如乌多莫所说：“一旦打倒了白人，我就看到了其它的敌人，而且它们比起白人来，更强大，更危险。”所以，他借助白人的技术和资金，推行庞大的工业化计划。

而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恰好反映出作者探索人生道路上的向前迈进。小说付梓于五十年代初期，正值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于整个“黑暗大陆”之初。那时，作者即以敏锐的洞察力，想见到摆脱殖民统治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事实上，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现今的非洲，便不难得到印证。

乌多莫的立场与措施没有得到塞利娜和阿代布霍伊的谅解。“他们妄想回到部落制荣耀的岁月中去。”塞利娜指控乌多莫背叛了她。阿代布霍伊则进一步强化了塞利娜的指控。他说，虽然他们取得了政权，但是“只能说我们是部长。内阁是我们的。我们签署法令。然而白人负责一切大的工业化和建设项目。他们用金钱控制我们……白人发号施令，黑人于

活……”他又问：“有多少钱作为白人的红利流出了这个国家？”

乌多莫在推行工业化计划上的具体作法，容或值得商榷和探讨。但有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他同塞利娜等人的因循守旧和盲目排外相比较，后者无论如何是不能与前者同日而语的。在“最后摊牌”的斗争中，乌多莫满怀信心，相信自己稳操胜券。但万没料到，他那操纵了非洲自由党的政敌，却暗中布下了陷阱，“以致于不得不按着真正的部落仪式被砍成碎块。”

乌多莫死了。他死于内部纷争，死于守旧势力之手。他的悲剧的契机，在于他终于向白人种族主义的普鲁拉亚政府屈服让步，牺牲了与自己抱有共同理想的同志穆罕迪。虽则他这样做时，自以为是使自己祖国富强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然而，这种代价毕竟太大，这种选择毕竟太残忍。他没有认识到，他这么做实质上有悖于他的初衷，恰恰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弱点和不彻底性。这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正好授人以柄，给了守旧势力以谋害他的口实。这同时也披露了作者在自己民族独立富强的探求中，时而遇到的困惑。但是，乌多莫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他已在实现他的理想中跨出了一大步。崭新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基础既已奠定，守旧势力“不能再把时钟向后拨转”。因此，他仍不失为一个出色的民族主义领袖。他的死使麦比以及象麦比这样的人“无法不以敬佩的心情想到他”。麦比在写给洛伊丝的信中说：

“我认为，唯有他(乌多莫)和穆罕迪才懂得必须完成的事业所索取的代价。他也是我们之中决心为它付出代价的唯一的一个人。……不懂得部落主义本质的人，是最愚蠢的人。乌多莫懂得这一点。他觉醒了，起来反抗它，起初是不声不响地、秘密地，后来……是更加大胆地、更加公开地。”

穆罕迪的悲剧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受奴役的人民之间，应该始终不渝地互相支持。他起初实行暴力革命，不幸遭到失败，流亡国外。在乌多莫等人协助下潜回祖国，进行地下活动，最后不幸牺牲了生命。要奋斗，难免有牺牲。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间接告诉我们，作者对非洲大陆取得独立正确道路，还缺乏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把握。

在小说中，作者没有把白人一律写成穷凶极恶的种族主义者或者它的帮凶。因为他尊重生活，因为民族的压迫归根结蒂是阶级的压迫。书中的洛伊丝，一个普通的英国女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非但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反而是乌多莫事业的同情者。

小说只描写了六个反对种族主义压迫的领袖人物。他们的经历和背景(除塞利娜外)大致相同，但他们各自的思想境界以及对事业的进展变化而表现出来的反应却大相径庭。他们有的执着地追求理想，最终为理想而献身；有的只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到头来掉了队；有的在追求理想的历程中苦闷、彷徨而终于脱离了事业；更有的变成守旧的部落主义者，背弃了理想。这也是在那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形形色色思潮的真实写照。它是觉醒的大陆在新生过程中的

阵痛，是从“梦想”到“现实”的过渡中不可避免的困惑。

总之，如上所述，这部小说是一曲民族独立运动的颂歌。这里，虽然没有荷马史诗中的勇武壮烈，然而那卧室帐外的刀光剑影依然惊心动魄；虽然没有莎翁悲剧中的惊人骇俗，可是那非洲月夜的频频鼓声却也摄人心魂；虽然没有奥斯丁见长的细腻笔触，不过那为理想而抛却的儿女情长仍旧洞幽烛微。这倒不是试想把它与古典大师相提并论，而是说它确实象一曲交响乐，听得出黑管的低吟慢吐，小提琴的百转千回，小号的激越嘹亮……。

乍看上去，小说似乎结构松散，而实际上，却是环环相连，丝丝入扣。不少地方在剪裁和叙述上还可以看出作者花了一番气力。第一部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发轫，是理论上的准备。第二部由全国总罢工取得政权，是第一个回合的战役。至此，矛盾初见端倪，以至愈演愈烈，最后导致了主人公的悲剧结尾。事件的叙述，人物的结局，有的通过明写，有的借助追叙。乌多莫的死是直叙；兰伍德之死是补叙；他们取得政权过程的后半部分，则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表现的。结尾麦比写给洛伊丝的信，更是点睛之笔，虽则这种收煞不无突兀之感。作者借麦比之口点出了对乌多莫的总评价。它不是一封私人的书信，而是一篇对乌多莫的衷心的悼词，是一个由言词编织成的献给乌多莫的花环。

作者善于运用内心独白，善于运用角度的转换，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些内心独白深沉、隽永，而又闪烁着哲理的光芒，细腻地刻画出人物的心理变化。例如：“他（穆罕

迪)把手腕凑近仪表盘看了看。天快放亮了。夜半以后的时刻，人是多么孤独啊。”(着重点是笔者所加，下同。)这是穆罕迪在玛丽亚陪同下，越过泛非国国境前在汽车里的情景。后面那一句显然是穆罕迪的内心独白。从它唤起的效果看，叙述角度已从第三人称转向第一人称了。又如：“尽了很大的努力，乌多莫才恢复了镇静。你需要冷静地、仔细地考虑。冷静地、仔细地，考虑，考虑，考虑……。”这里，叙述角度又由第三人称跳向了第一人称。再看下面一段：

“他(穆罕迪)父亲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曾经表演过象现在划独木舟的人那样耐久的绝技。处在部落状态的人仍然能够做到这一点。后来，机器时代赶上了他们。(以下是角度转换成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然而，部落制的丑恶一面又怎样呢？它的最大罪恶又怎样呢？窒息和毁灭人的个性吗？这是乌多莫所反对的，而我在普鲁拉里亚是永远不会这样做的。……”

作者惜墨如金，文字的简洁在对话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书中那些富有弹性的、跳跃性的对话，不仅机智隽永，耐人寻味，而且加快了情节发展的速度。

作者的艺术特色，特别表现在那浓郁的抒情风格的语言上。这种语言沁人肌肤，产生了一种永恒的魅力。

“朦胧的白昼，漆黑的夜晚；不见太阳的白昼，不见星星的夜晚。月亮还在天空吗？苍天还在原来的地方吗？”

“苍天有它立锥之地吗？”

“时间是什么，运动是什么？光明是什么？……”这哪里

是散文？！简直是诗，富有哲理的抒情诗！作者正是以诗人的眼睛观察，以诗人的心灵感受，以诗人的笔触来写小说的。象这样的片断，在小说中俯拾皆是。打一个不太新鲜的比喻，这仿佛是一碧万顷波涛上的点点白帆，装点得大海美丽动人；又仿佛是少女裙裾上的璀璨晶莹的颗颗宝石，打扮得姑娘千媚百态。然而，又绝无突兀和格格不入之感，而是与对话、叙述和情节的发展水乳交融，珠联璧和，发人深思。

对作者抒情的风格，清新隽永的语言，还可以作全面的、更深刻的探讨和发掘。但从以上所述，即可见出其主要艺术特色了。

亚伯拉罕是一位受到非洲和各国读者欢迎的作家。对中国读者来说，他的名字不算陌生。他大约是中国最早介绍的当代南非有色人作家之一。早在五十年代，他的《霹雳前程》和《矿工》就先后介绍过来，而且不止一种译本。前者有五十年代方平的译本《怒吼》，八十年代有李伟东的译本《叛逆者的爱情》，温小钰、李尧的译本《一路雷霆》。后者有复旦大学外文系的译本，还有杜渐题为《北方来的索玛》的译本。

《献给乌多莫的花环》，将以它反映的当代重大题材和抒情风格，给读者留下印象。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它代表了作者的最高成就。但是，五六十年代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至今并未完全结束。苦难的大陆上还有不小一部分人民呻吟在臭名昭著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铁蹄之下。从这点上说，这部作品仍然有其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正是出于这种

考虑，我们才不揣浅陋译出来，错讹难免也罢，不由汗颜也罢，总算呈献到了读者面前。对于了解非洲的过去和现在，它比起学者专家的论文或专著，也许更形象、更感性些吧。但愿如此。

紫岫

一九八三年四月于泉城